

地下深处织“锦”绣 志在盾构勇“超”越

——记中铁四局2025年度劳动模范周锦超



周锦超，现任中铁四局五公司盾构分公司主电工兼盾构队长。自2014年投身盾构施工以来，他从盾构电工岗位起步，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骨干、施工队长，先后参与南宁地铁1号线、深圳地铁4号线、8号线及粤东城际铁路等重大工程的盾构施工与设备保障工作，通过一级建造师机电专业考试，获“局青年岗位能手”“局技术标兵”等荣誉称号，并在局及安徽省主办的技能竞赛中多次获奖。

挺膺担当 给电瓶车装上“双保险”

2017年8月，在深圳地铁4号线盾构施工现场，周锦超正专注地盯紧轨道上缓缓行驶的“电瓶车”，手中的笔记本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数据。“电瓶车”是盾构施工的关键运输设备，负责渣土外运与物料输送，但该区段坡度多变，设备在启停时存在溜车风险，一旦发生事故将严重威胁人员与设备安全。

为消除隐患，周锦超主动请缨改进防溜装置。他长时间蹲守隧道，观察记录“电瓶车”在不同坡度、载重下的制动距离与响应时间，寻找问题症结。针对传统装置响应慢、可靠性低的问题，他提出创新方案：在原有刹车控制管路上加装气动阀，通过变频器运行频率控制气动阀开闭，实现刹车气路自动控制；同时在车头增设手动防溜装置，形成“自动+手动”双重保障。

方案确定后，周锦超反复推敲气动阀选型、安装位置与控制逻辑，经过多次试验调试，最终研制出一套结构简单、操作便捷、安全可靠的自动紧急防溜钩装置。此装置被同事们称为“双重保险”，投入使用后，配备该装置的“电瓶车”累计安全运行上万公里，未发生一起溜车事故，其创新性与实用性也在同类项目中得到推广。

对周锦超而言，这只是他一线工作的一个缩影。多年来，他始终将安全摆在首位，在盾构施工中持续开展隐患排查与技术改进，以实际行动践行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容不得半点马虎”的责任与坚守。

钻研生根 打通地下隧道“运输线”

2022年10月，周锦超调任深圳地铁8号

线项目，担任盾构机电兼盾构队长。开工初期，随着掘进距离延长，“电瓶车”在隧道内的运输时间不断增加，单趟耗时超过半小时，导致渣土清运滞缓、物料补给延迟，盾构机频繁陷入“等米下锅”的困境，运输效率低下成为制约进度的关键瓶颈。

“这样下去不行。”周锦超反复研究区间轨道布局，并连续多日深入现场实地勘察。经过反复测算与推演，他提出在区间中部设置双岔道的方案：利用马凳搭建支撑平台，铺设可错车的双线轨道，使进出车辆可同时作业、互不干扰。

方案确定后，他立即协调材料、组织施工。一周内，双岔道铺设完成并调试成功。投入使用后，运输效率显著提升：单趟时间由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以内，“电瓶车”实现高效循环运转，盾构机等待物料的问题彻底解决，掘进效率提升10%以上。

工友们评价他“爱琢磨”，这一点在后续工作中再次得到体现。硬岩掘进中刀具磨损严重，传统换刀工艺中，仅开仓通风冷却就需1.5小时，全程耗时5至6小时，既影响进度，也带来坍塌、中暑等安全风险。为缩短换刀时间，周锦超深入研究盾构机结构，发现土仓隔板上有一个直径约50厘米的可拆卸盖板。他提出：拆卸该盖板，增设二次鼓风机加速空气流通；同时在进入土仓的通道口加设冷水系统，持续向刀盘与掌子面喷水降温。

这一方案实施后，单次换刀时间压缩至约4.5小时，作业环境得到改善，安全风险显著降低，累计为项目节约工期近20天。

赓续创新 书写平凡岗位“匠心梦”

2025年3月，周锦超调任粤东城际铁路8标项目，面临新的挑战。该工程原出口位于4#台车，仅能满足一台“电瓶车”作业，随着掘进推进，出土效率受限，无法实现掘进与出土同步，制约施工进度。为破解难题，周锦超再次挑战常规，主导盾构机出口改造。

他带领技术人员实地勘察、反复测算，最终提出将出口从4#台车调整至7#台车的方案。改造涉及盾构机内部结构调整、力学平衡重新计算与施工流程再造，每一步均经过严谨论证与安全评估。

在盾构拆装环节，周锦超再次创新。针对传统工艺中先拆主机、再吊台车导致的工序繁琐、耗时长、风险高等问题，他提出制作专用工装，通过“电瓶车”牵引台车至井口的施工方法，替代传统吊装工艺。经方案论证与实施，该创新简化工序、缩短工期，并降低吊装安全风险，获得现场人员一致认可。

从防溜装置、洞内双岔道，到换刀工艺、出口改造，再到运输优化与拆机工艺创新——周锦超没有惊天动地的发明，却在一项项具体工作中，以持续思考与务实改进，诠释了一线施工人员的责任与担当，在隧道深处踏实书写着他的匠心之路。李鑫 叶昊泽

实干筑路连山海 匠心担当书荣光

——记中铁四局2025年度劳动模范任崇洋



任崇洋，现任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几内亚马西铁路铺架项目经理部党支部书记、项目经理。2008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他先后参与黔桂铁路、武广高铁、宜万铁路、汉宜铁路等十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，主持或参与杭州、苏州地铁以及黔张常、张吉怀铁路等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管理，积累了近20年铁路铺架专业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经验。多年来，他始终扎根施工一线，忠诚履职、严谨务实，在海外铁路项目建设、施工组织创新和项目创效等方面成绩突出，先后荣获中铁四局“十岗百佳标兵”、中国中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、几内亚项目业主单位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。

勇担重任 远征海外

2021年，任崇洋受公司委派远赴非洲，担任几内亚马西铁路铺架项目经理。该项目是几内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，也是中国铁路建设力量“走出去”的代表工程之一，任务繁重，涵盖1425孔T梁运架、814.5公里正线铺轨、64公里站线铺轨及330万方道砟铺设等内容。

面对施工环境复杂、作业距离长、人员设备组织难度大等挑战，任崇洋带领团队坚持高标准推进管理。他强调：“海外工程不仅代表项目部，更代表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形象。”在他的推动下，项目团队结合海外实际，制定并完善了安全质量与施工生产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标准化施工，推动现场管理逐步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和精细化。

在几内亚现场，项目部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，科学布置作业区域，落实安全措施，保持环境整洁有序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。项目多次接受业主和当地政府观摩，其规范的现场管理与高效的施工组织赢得各方高度评价，展现了中国铁路建设的良好形象。

创新突破 提质增效

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任崇洋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，积极探索更加科学高效的施工组织模

式。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现场条件，大胆进行工艺优化和施工组织创新。

在项目施工准备阶段，他提出将原计划机械铺轨方案调整为“人工+机械”结合的铺轨方式，并成功获得业主批准实施。这一施工方式优化不仅提高了施工灵活性，也有效降低了施工成本，仅此一项便为项目节约成本近两千万。轨枕运输是制约效率的关键环节。若按原有方案，需通过工程列车长距离转运，不仅环节多、周期长，成本也居高不下。

任崇洋没有简单沿用既有模式，而是反复比对运输路径和施工节奏，提出将轨枕直接配送至施工现场的思路。方案刚提出时，也有人担心风险和协调难度，但他带着团队一段一段线路测算，一次一次现场论证，最终推动方案落地实施。

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道砟运输组织上。面对运输距离长、周转效率低的问题，他把目光放在“中间环节”上，通过科学布设临时堆场、重新梳理运输路径，运输组织更加顺畅，成本大幅缩减。

精心组织 攻坚克难

2025年是马西铁路建设的关键之年。面对施工线路长、工程量大、工期紧的实际情况，任崇洋统筹谋划施工组织，提出“多点联动、分段推进”的施工思路，在420公里长的施工线路上科学布局多个施工营地和作业队伍。

项目施工高峰期，现场组织6个架桥队、8个铺轨工务队、7个焊轨与放散队以及多支机械维修和运输保障团队，施工设备达数千台套，中几员工数量达到数千人。任崇洋带领团队科学组织施工生产，确保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。

在铺轨施工现场，效率与安全往往此消彼长：作业节奏一旦加快，现场风险随之增加，而一味求稳，又容易拖慢整体施工进度。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任崇洋把突破口放在施工装备的优化上。针对轨道台车在坡道作业中存在的失控风险，他推动引入具备自动抱闸功能的施工台车，一旦发生异常即可自动夹轨制动，将原本依赖人工控制的安全环节转为机械自动保障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进一步对现场设备进行“重组”。通过对装载机进行功能整合改造，使其能够兼顾多道工序作业，减少设备频繁切换带来的时间损耗；同时结合现场工况，对挖机进行针对性改装，使其能够参与铺轨辅助施工，让原本分散的作业环节实现衔接贯通。

在项目团队共同努力下，马西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果：完成149座桥梁共5700片T梁全部运输和架设，较合同工期提前45天；完成814.5公里正线轨道铺设，提前31天；完成钢轨焊接放散施工，提前40天。2025年11月11日，几内亚马西铁路正式开通运营，中国铁路建设技术再次在海外展现出“中国速度”和“中国标准”。曹翊华 赵元坤

劳模风采

桃花酥里的旧时光

金鑫悦



作者简介

金鑫悦，文学爱好者，文章发表在《中国中铁》《铁道建设》报以及新媒体平台。现任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宁淮铁路项目经理部综合办公室干事。

三月初，收到一个快递。打开包裹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老旧的铁皮盒子。盒内分上下两层，装有二十枚桃花酥。这是母亲的手艺。她的手，揉了一辈子的面，如今再次为我慢了下来。她在电话里问我桃花酥收到了没有？并且叮嘱我，外面卖的，颜色太艳，那是用了不该用的东西。她做的红，是桃花将开未开时，颊上那一抹最害羞的晕。言外之意，配料表干净、卫生，让我放心吃。

少时，见过母亲做桃花酥。她是个讲究的人儿，在她看来，做桃花酥一定要用心，马虎不得。水油皮要醒得恰到好处，多一刻则韧，少一刻则散。包酥，擀开，再卷起，再擀开。动作是重复的，却又没有一次是相同的。她的神情那样专注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进行一场静默的仪式。屋里只有擀面杖与案板接触时，极轻、极匀的“嗒、嗒”声，像春天最细密的雨脚。酥皮在她指间一层层地绽放，薄得能透光，却又数不清有多少层。她说，这就像日子，看着平淡，掰开了，里头是千层万层的光景与滋味。

最动人的是点染花心的时刻。她用一根干净的筷子，蘸一点蛋黄与栀子调成的黄，在每一枚酥饼的正中，轻轻一点。就那么一下，整朵“桃花”便忽然有了魂魄，活了，笑了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在春风里颤动起来。那一瞬，我竟有些恍惚。我究竟是在看一枚点心，还是在看

一朵被时光定格的、永不凋谢的花？

想到这里，我从盒子中拈起一枚桃花酥，放在掌心端详。那酥皮是如此脆弱，指尖的温度似乎都能将它融化。我小心地咬下一口。没有声响，只有无数酥屑，像一场微型的、金色的雪，簌簌地落在掌心里。内里是清甜的豆沙，掺着捣碎的核桃仁，温润地化在舌尖。味道是熟悉的，却又有些陌生。那甜里，有一丝极淡的、属于山野的清气，是桃花瓣留下的魂魄么？还是母亲那双揉过面团、也抚过我额头的手，所传递的、无法言说的温度？

铁皮盒子是父亲留下的，装过他的图纸，也装过我的糖果。如今，它盛着这二十枚桃花酥。对我而言，这何止是一道寻常点心？分明是母亲用面粉、猪油、细糖，更用她那几乎被我们遗忘的、绵长的耐心，所封存起来的一段旧时光啊！她将那个喧哗而明媚的春天，细心折叠成安静可亲的模样，让远在他乡工作的我，

只要轻轻打开盒盖，便能与家乡的春风撞个满怀！

作家园地

Zuojia Yuandi



《母亲的桃花酥》

朱烈政 摄